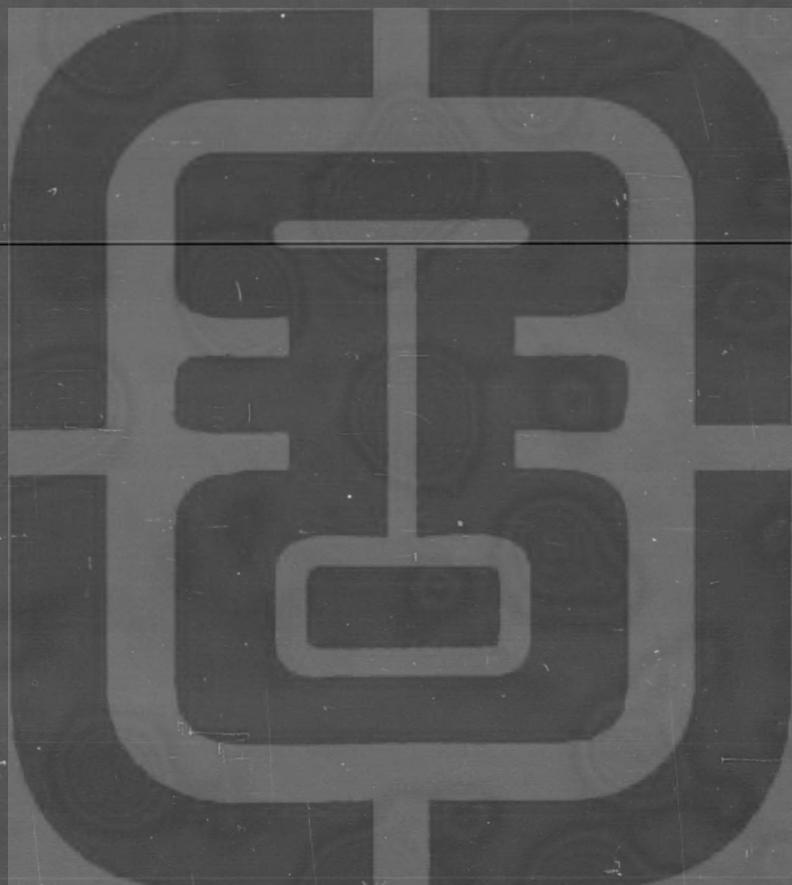


晉書

卷之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死旬令濤早孤居貧  
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  
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  
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  
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  
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  
傅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

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又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後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

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年祐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

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  
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  
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比中即將督鄴城守事入官  
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  
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  
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  
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  
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  
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  
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

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  
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  
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  
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  
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  
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  
爲左丞白哀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  
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  
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  
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

帝再手詔曰白衷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  
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  
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  
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承掾  
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  
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  
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白然後顯奏隨帝意所  
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  
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  
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

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  
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  
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薦上疏告退曰臣  
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  
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  
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  
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  
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  
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  
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

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  
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  
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為無  
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薦亦不宜居位可免  
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  
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  
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  
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  
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  
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

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  
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  
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  
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後示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  
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  
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  
孫吳而聞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  
及永嘉之後屢有變難寇賊叢起郡國皆以無備不  
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

司禮監谷刊  
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  
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  
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  
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  
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外願陛下垂累世  
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  
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  
望豈宜冲讓以自揖指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  
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  
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銀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紫  
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密印青朱綬祭以大牢謚曰康  
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  
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  
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  
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  
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  
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  
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  
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

三百八十九  
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濤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濤字子玄不仕允字炳真奉車都尉並少厄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厄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厄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

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

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  
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  
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  
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  
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  
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大極東堂聽政評尚書  
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  
所易陛下初臨萬國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  
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  
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

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  
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  
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  
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  
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  
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醕酤無所知時  
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  
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  
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  
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

巖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察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疆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

節不宜屈辱又以遐

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稱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

國子監刊  
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  
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  
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  
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筭也

###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  
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  
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  
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虯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  
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竒之又嘗與

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  
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  
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即舍戎少籍二  
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  
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  
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  
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  
其要會朝賢嘗上已襍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  
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  
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門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

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咲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罷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

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紆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

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  
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  
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  
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  
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  
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  
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  
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  
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  
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

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  
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  
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  
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  
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  
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  
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  
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  
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  
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

國子監刊  
博士王繇曰濬冲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  
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  
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  
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  
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  
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  
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  
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  
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  
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

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遂  
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  
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尸調門選而已尋拜司  
徒雖位揜鼎司而委事僚寮間乘小馬後便門而出  
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  
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  
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而  
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女適裴頠  
貲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  
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家有好李常出實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湯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如東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

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阮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卿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當世指大女曰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平北將軍常有

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曰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

親識之所借貸曰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口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投玉柄麈尾與手同

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雖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效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

一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統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

為中書令時齊王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  
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  
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  
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  
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  
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  
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  
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

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  
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  
越之計苟晷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  
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  
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  
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  
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  
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  
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謂其黨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  
活不長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責乎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  
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  
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特年五十六衍雋  
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  
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  
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  
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為陳留  
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  
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悞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  
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  
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  
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投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  
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  
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  
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雋衍  
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  
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

遷成都王頴從事中郎頴屢登孟玖諸殺陸機兄弟  
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頴殺玖頴乃誅之士庶莫  
不稱善及頴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  
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  
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行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  
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  
娛惠帝末行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  
蠻校尉敦為青州行且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  
不可豫論澄辭義峰出弄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  
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屈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

之神氣蕭然傷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  
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  
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  
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  
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  
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  
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荅云  
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  
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耻之託糧運不贍委  
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

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城都內史  
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嚴之於寵洲以其  
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  
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為主南破吳桂東掠武昌敗  
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  
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  
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弼次于作  
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  
杜弼守江陵澄遷于尋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

臨川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  
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  
同討杜弼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  
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  
袁遂壞故吏也託為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  
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為遂所敗會元帝徵澄  
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澄過  
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蓋勇  
力絕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  
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

衛澄手嘗投王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王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發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 郭舒

郭舒字雅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

人少府范滂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擊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送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廟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捧扇舒厲色謂

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軍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  
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  
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  
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  
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  
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  
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  
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  
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  
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

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  
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  
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繚坦嘗請武昌城  
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  
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  
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  
一言敦曰半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炙眉頭舊疾復發  
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  
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  
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

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病卒

昌此下樂廣云

樂廣字彥輔南陽滄陽人也父方叅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

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

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  
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  
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  
廣之百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  
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  
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  
廣意盃中虵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  
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  
意解沈痾頓愈衛玠搃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  
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  
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  
廣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盲之疾廣所在爲政無  
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退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  
稱其所長則所短不口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  
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  
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  
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  
頽頽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  
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  
卿然髦亦清出準咲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國子監刊  
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  
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  
者廣聞而咲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  
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  
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  
南官舍多妖恠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  
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  
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  
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  
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眾人代

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  
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是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  
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史部尚書左僕射後  
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  
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  
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  
小讒謫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  
男易一女又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  
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  
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楙洛陽陷兄

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下嫵於尸  
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澹沖善發談端夷  
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旣憑  
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苟委貨財衍則自保其  
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貨頽墻之隕猶  
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  
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  
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  
枝裸形捫鵠以此謂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揆將聖事乖跣指捺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  
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  
歟慙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  
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  
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空王朗辟為掾袁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  
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袁遷尚書郎出為黎  
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  
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  
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  
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叔大匠垂稱  
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  
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袁在廣平以德化為先  
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  
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袁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

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  
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袁疾病不任會  
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袁  
袁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  
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袁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  
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  
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  
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  
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七袁舉劉  
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

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  
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  
帝踐祚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  
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袁履行純正守道冲  
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  
衮職之闕今以袁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即將  
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  
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  
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  
和氣不敢以番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

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  
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  
薨時年八十五瘞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  
六人長子默嗣次質奇詡稱予位並列御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  
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老功即專典  
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  
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巨默上  
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登麟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責公之常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家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乘因謂默曰卿知何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宗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鬪令表教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嘗之一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悉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遠祔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曰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宣居言而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  
父楊駿先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傳不疑傳  
常想其人曰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  
此駿議不曰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温謹不以  
才地矜物言乎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  
色而猶嫌忤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大將軍起  
義討趙王備球自頓丘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  
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  
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

豫永嘉末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  
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  
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  
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  
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  
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  
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

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叅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平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

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

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

真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和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

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輅卧車各一乘第二駟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

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飢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二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亾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弟瑛字子笏衛尉卿瑛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府掾部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品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問起

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幸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驥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

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動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遷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顯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又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又志

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薛尤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湯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分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謚兄子緄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奮為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

王顥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  
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  
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  
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  
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  
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  
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  
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顥啓帝復穎還鄴以  
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  
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  
顥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  
卽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為劉陶所驅迴詣河北  
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  
為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  
于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與次子  
謚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謚並西帝  
謚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  
榮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  
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  
所虜粲據晉陽留謚為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

攻粲粲敗走謀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  
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謀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  
即謀之從母旣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  
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謀爲別駕匹磾旣害琨尋  
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謀往投之元帝  
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謀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  
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謀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  
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謀流離世故  
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  
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拜閔誅石氏謀隨閔  
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謀名  
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  
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  
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爲辱謀每謂諸子曰吾身  
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  
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備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  
姪也與謀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  
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

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在苞  
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  
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  
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  
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  
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  
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  
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  
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安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  
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

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墜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  
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即泰始初遷冗  
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  
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篤輒還  
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因辭廷旨初表有賜客在  
萬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  
賂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  
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  
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賂者多不可盡

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虞當之又緣虞有違忤  
之咎遂於喪服中免虞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虞  
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  
虞所坐除削爵爵一時之制虞為世子著在名簿不  
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  
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  
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  
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虞以肅貪  
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  
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

反也於是有人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  
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  
稱之虞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  
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睹闡於宅側  
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  
登陵雲臺望見虞首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  
初大赦乃得罷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  
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  
進爵為公虞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  
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道之義後年衰

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虞孫陶虞距而  
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

元三子混奮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  
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奮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穎父

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宮主  
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

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

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侯俄拜領軍加散騎常

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

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

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

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

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

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群從乎即召恒補

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

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

杜彛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  
柴宜於此脩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  
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丞嘗敬重  
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  
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  
進大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  
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  
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  
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大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  
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因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  
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  
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  
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  
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  
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  
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  
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  
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  
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

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補尚書即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禍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齋養精神願身於清簡

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九九十七卷

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雲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脩蠶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

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即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末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有三子顯徹暢顯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廐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丞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

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  
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虜張首級詔曰昔雲  
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  
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鑿備大臣吾所取信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門黜免  
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  
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  
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  
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  
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  
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  
太子太傅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  
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  
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  
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  
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  
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  
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  
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龔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罔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罔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之曰日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

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  
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  
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  
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  
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  
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  
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  
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  
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  
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溫美以明寤顯屬于危亂  
不墮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  
克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其宣監警備等回縱王遊軍於南陽  
 贊曰...  
 不...  
 之...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喈丞  
 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至公貴  
 人望風憚之僞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  
 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  
 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為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  
 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獲獸之犬鼯鼠蹈其背  
 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殺傳而去同郡  
 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

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  
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弟著於邦族忠貞效  
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高旅  
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  
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  
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  
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  
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  
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  
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皇  
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  
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  
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唱  
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  
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  
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  
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  
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  
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馬唐  
荅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

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詔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甚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言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下戲其際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

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

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  
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已公無考  
校之負私無告許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  
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  
爲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  
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  
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  
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

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  
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咲侮於邑里  
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  
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  
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  
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  
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  
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  
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  
之地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  
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

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雞之變難  
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  
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仰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  
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  
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  
之則告許無已禁絕則冤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  
愈冤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  
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  
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  
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  
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  
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  
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  
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  
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  
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  
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  
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賞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  
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

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行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威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後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

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  
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  
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  
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  
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  
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  
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  
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  
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

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  
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刻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  
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  
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  
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  
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  
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  
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  
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  
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

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  
詢舒大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  
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  
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  
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八爲周司徒雖過縣車之年  
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  
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  
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  
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  
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

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妻  
實此爲机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  
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清州自二品已上光祿  
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  
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  
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  
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  
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  
仕不爲榮惟其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  
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

年耆徧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

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嗷控

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暉與諸博士坐議迂旨武帝大怒攸暉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暉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為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暉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暉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暉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

訟昔陳平不荅漢文之問酈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牟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暉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暉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祚



乃以為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  
 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  
 暉為司隸加侍中暉五為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  
 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暉因說  
 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百世之功者宇內不  
 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  
 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  
 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  
 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  
 彌以為然使暉于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暉至東阿  
 為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暉有  
 二子佑白佑為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  
 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暉第為  
 劫取財物殺白而去搃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封父彪  
 位至北軍中侯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

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

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  
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  
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於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魏

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勇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  
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嚴父爵  
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  
得百姓歡心大傅從事中郎度顛見而歎曰嶠木林森  
如千丈松雖礫硠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賈

充亦重之稱於武帝人為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令  
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劬勗  
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  
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象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  
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  
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  
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勗荀勗同侍帝  
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  
詔而還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  
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

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後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為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興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苟晞疾卒

神晉書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搃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

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輔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  
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  
陳泰孰若其父群咳各稱其所長以爲群泰略無優  
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咳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  
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  
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輔  
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  
名亞於咳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  
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  
不荅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  
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  
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 任愷

任愷字元襄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愷少有識  
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負外散騎常侍晉國  
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  
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已任帝器而睨之政事多  
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  
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

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旣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顥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終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旣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揔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踈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旣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

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數  
謫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為人通敏有智局舉  
為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  
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克朋黨又  
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  
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忠公士也知愷為克所抑  
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  
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  
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  
云無可下筋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  
言惟泣而已後起為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  
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  
為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  
量寬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  
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  
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  
及愷以涖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

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體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馥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鷓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卻詵代也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翟侯為國舉才我我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止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揚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祐親坐見黜後為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大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為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為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祚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

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素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弈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奕忠殺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一

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為益州辟為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

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惠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為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為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逵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遷

翊軍校尉項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闇又捷為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陵懷魏臣之志崔洪愛卻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譽揚庭身方諸肩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襄誚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原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陵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寃濫多迴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列傳卷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御撰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毅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毅魯劉最為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上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

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  
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謫為詳平會  
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  
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  
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  
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  
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脩芍陂年  
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  
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  
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  
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  
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  
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頃累年今謹封上  
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  
微誠得經聖鑒不捨棄於常案如有足採異補萬一  
伏見詔書開啓工字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  
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  
氏之局節紹王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  
魏魏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  
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

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  
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  
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  
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  
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  
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  
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敘士卒  
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  
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  
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  
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雅湏皇子長乃遣君  
之於事無晚也急所湏地又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  
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  
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  
盡忠之臣也重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  
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汜論政體猶  
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  
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  
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  
則微臣更生之年如昔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

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  
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  
遲關堅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  
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  
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  
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  
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小有愆違其故何  
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  
嘉平之初晉祚始其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  
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漙時之恩不軌於  
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  
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  
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  
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  
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  
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  
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  
然俄向所輒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  
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  
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

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  
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  
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  
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  
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  
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  
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  
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  
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  
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  
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  
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造而遠慮固聖王  
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造以據大安然後  
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  
也然武王不特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  
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  
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  
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乂長近者五六百  
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  
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

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疆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下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

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

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秦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嗚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者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

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輔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

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  
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  
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  
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  
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  
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  
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  
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逢廻衆望猶在十年之  
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  
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

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  
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  
推親踈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  
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  
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踈相維不得復如十世  
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  
今方始封而親踈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  
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踈遠近  
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  
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

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  
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  
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  
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  
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  
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  
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  
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賞刑威非封爵者悉  
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  
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  
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  
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  
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  
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  
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  
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  
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  
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  
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  
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

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歲之金匱置諸宗廟則在有司塞增小國猶不可危豈况

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闡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

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頽來既久難及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

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今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異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

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  
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  
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  
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  
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  
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異也臣之愚慮  
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  
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  
得以著敗敗者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  
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

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  
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  
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  
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  
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  
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  
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  
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  
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  
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

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今事  
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  
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凡列執事丞相都摠  
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  
未能省并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  
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  
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  
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  
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  
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

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  
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  
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  
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  
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  
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  
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  
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  
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  
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

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強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擒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

前旒充纒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

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

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役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二分之一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踰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為政欲善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糶已有成制其水備者可就周足則穀

積矣無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二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六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解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此近如此類準以為率

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籌輕重權審其  
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  
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  
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  
在靜國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  
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  
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正幼弱  
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  
少垂恩廻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  
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

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  
疆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  
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  
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  
代父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  
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  
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  
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  
聖慮經年少父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  
刑見刑法志詔荅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

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  
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  
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  
為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為時論所羨久之轉  
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  
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任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  
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  
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  
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  
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  
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  
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  
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  
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  
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前為光祿大  
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  
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  
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  
雍弟詡子隲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謚  
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

彪字仲雅叅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  
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  
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  
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  
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  
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  
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黠蔡  
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  
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  
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  
侯重少好學有父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  
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  
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維變所適九  
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  
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  
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制制當先  
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不滯  
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

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  
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  
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  
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  
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顙顙欣覩太  
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  
處即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  
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  
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  
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

又其事則政化成而能不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  
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隳括於閭伍則邑屋皆  
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  
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脩  
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  
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光武魏徐幹  
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  
書答可屬生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  
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

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世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

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為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為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為宜聽鑒所上先名登

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  
廷尉平駁廷尉奏却鞫醉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  
每大事及疑議輒叅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  
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群才  
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  
謀等為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  
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詔  
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叅論司徒左長史荀組  
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  
願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

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知矣西詔書庶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  
謙寒素靖恭求已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  
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  
徒揔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  
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  
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  
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始終之責非所謂擬人  
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  
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永志篤古好

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蘊韞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邈逸之節行成名立措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詔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脩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

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教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教字茂彥旧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元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廉膺高義也昔先帝息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享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許謐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

臣訪汝州也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充茂耽道窮  
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樞者德足以  
表世為舍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  
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  
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  
下在職三年殫黜四縣第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  
倫用為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  
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  
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  
教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  
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  
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俎醢頌以此時  
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  
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  
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  
事當蓋疊疊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  
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  
清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

之基志既無... 贊曰隱... 滿會豈... 出若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順治己亥年四月... 朱謨

月十八日... 朱謨

...

